

株洲日报

神农周刊

ZHUZHOU RIBAO

2025年6月1日 星期日

乙巳年五月初六

第24013期

今日4版

国内统一

连续出版物号

CN 43-0005



中共株洲市委主管、主办
株洲日报社出版

文旅株洲

株洲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株洲日报社主办

蓬源仙观日出

何静

“蓬源仙”，一处位于深口区龙潭镇蓬源峰之巅的世外桃源，因有仙而得名。此处最美的景致——“观日出”。

想一睹蓬源仙日出奇景，须天亮之前到达山顶。顶着朦胧的月光从凤凰山脚一路盘旋而上，虽比不上名岳险峻，却也是陡峭崎岖。一路驱车到山顶，早已晕头转向，不知东南西北。

山顶空气出奇的好，这是城市里从未闻过的新鲜。朦胧中看不清全貌，还是无端觉得是个好地方。风吹在脸上，很冷，也很干净。在月色中踉踉跄跄地摸索着爬到峰顶，静待日出。山顶早已聚满了人，不知是一夜未归还是出门太早，看起来好像有闲心雅兴的人还有不少。大家三三两两地席地而坐，小情侣们彼此依偎着，似亲密，亦似取暖，偶尔有不识趣的小孩嘶声打破这恬静祥和……

不知过了多久，呆望着的天空慢慢出现了深红色的云彩，恍若倒挂着的梯田，一层一层，蔓延到天边。随着风越来越大，耳边也传来刺耳的呼啸声，借着天色向远望，原来是硕大的风电机组快速转动发出的噪音，瞬间撕裂了这清晨的和谐。这风有着巨大的威力，天空被吹得越来越亮，深红的“梯田”也被吹得颜色淡了许多，安静的人群开始躁动起来，很多人指向天空的尽头喊着，太阳要出来了！循迹望去，果然，天边出现了一个扇形的光环，从光环里悄无声息地射出无数把利剑刺向大地，山开始变绿，天开始变蓝，只有那不起眼又倔强的月亮挂在头顶不舍离去——皓月岂可与日争辉，太阳才露出半边脸，月亮就失去了所有的存在感。

天色大亮，景色变得怡人起来，朝霞的光辉照得蓬源峰五彩斑斓，尤其峰顶的庙宇，更显得雄伟庄严，这大概是庙宇每天最辉煌的时刻了吧。旭日升起时，才得以观蓬源峰的全貌，苍翠挺拔的山峰连绵不绝，与天相接，茂密的树林升腾着白气，衬托得如人间仙境。格外扎眼的是顺着山顶一条蜿蜒的水泥路，路旁一字排开的风电机组看不到头，底部有巨大的水泥墩基座，看起来牢靠稳定，虽突兀突兀，却也壮观。不知蓬源的神仙有没有预料到他也不不过现代文明。

太阳越升越高，渐渐可以感受到阳光的温度，寒意散去不久，人们逐渐起身，淑女开始把裸露着的白皙皮肤包裹起来，帅哥戴上了炫酷的太阳镜，老人也丢下了手中的木棍，各自往山下走，有人依依不舍，有人归心似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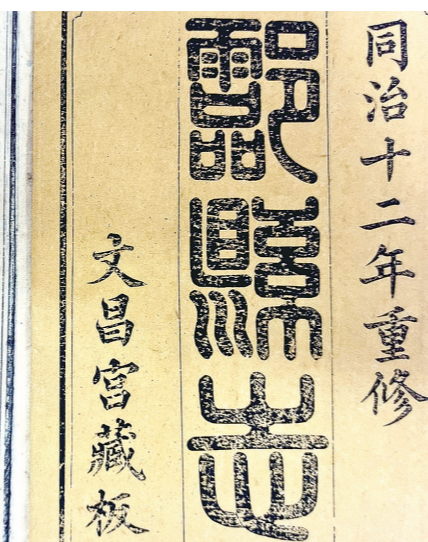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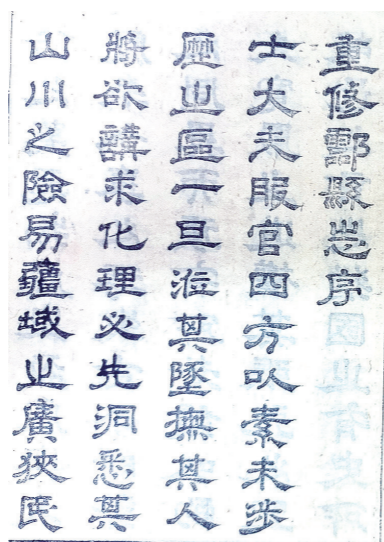
蓬源仙日出

株洲文脉

十任知县 八修县志

《鄱县志》风雨苍黄七百年

黄春平



同治十二年版《鄱县志》封面及主修唐荣帮志序首页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典籍浩繁。在这璀璨的文化宝库中，地方志以其独特的魅力，承载着一方水土的记忆与变迁，犹如一部微缩的史诗，记录着地域的兴衰，风物的变幻，以及人文的传承。它上溯千载，下及当下，将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经济物产、政治沿革、教育文化、军事民俗等方方面面熔铸一炉，为后人了解一方故土提供了最详尽的史料。

藏在罗霄山脉深处的鄱县(1994年更名为炎陵县)，自南宋嘉定四年(1211)折茶陵之康乐、霞阳、常平三乡置县，延历300余年无有修志记载。明嘉靖初年，首部《鄱县志》问世，至清同治十二年，鄱县共八修县志，涉及十任知县。这些志书不仅是鄱县历史的见证，更折射出历代知县对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视与担当。

明嘉靖初年《鄱县志》

鄱县历史上首部地方志编修于明嘉靖初年，主修为时任知县易宗周。易宗周为广西临桂人，嘉靖二年至六年(1523~1527)任鄱县知县。主修鄱县时，在原址拓宽重修炎帝陵殿，并按官制设置衙门，同时延请邑士纂修鄱县历史上首部县志，成就一世英名。后被列为名宦，载入《湖南通志》。

今人对首部《鄱县志》的了解，只能从后世《鄱县志》，以及清黄履履《千顷堂书目》的只言片语里略知一二。如康熙九年《鄱县志》载：“鄱志修于嘉靖间易侯宗周，至兹百数十年，版牒既无只字。”乾隆三十年《鄱县志》曰：“盖邑志修于明嘉靖时易公宗周，旧本无复存者。”1994年版《鄱县志》载：“明嘉靖初，知县易宗周‘修邑志，得载笔休’，为鄱县修志之始。后毁于兵燹。清初，‘版牒无只字’。”

清康熙年间三修《鄱县志》

清康熙年间，先后于九年(1670)、二十七年(1688)、五十三年(1714)由鄱县知县李朝事、黄文年、张焱主持编修《鄱县志》。其中，康熙二十七年、五十三年《鄱县志》均已失传。

自宋建明，鄱县多次遭受战乱，顺治四年(1647)始入清朝疆域。随即又受寇贼捣乱，烧杀抢掠，百姓遭殃，流离失所。顺治十四年(1658)，辽东义州贡生李朝事调任鄱县知县。到任后，李以宽厚仁慈之心安置百姓，尤其是对鄱县盐课之重，盐课过重的话题秉笔直书朝廷，成为历代传颂的佳话。同时，为了发展生产，对迁居城郊者给予土地，能耕者分给耕地，鼓励垦荒种地，随之人民丰衣足食，人口不断增加，县库收入逐年递增。

在任职第十三年之际(康熙九年)，李朝事接到上级官府修纂县志的文书，于是，自任主修，遍览古籍，揣摩构思，布局谋篇，“更与学博田君宏志，邑人谭君季豹、谭子士英、罗子士舜，共相纂辑。”“搜残篇于孔壁，探断碣于蔓烟。网罗散失，咨访幽潜。人品必核而后登，事迹期信而有据。”年内，时隔140余年的鄱县历史上第二部县志成书。

康熙九年版《鄱县志》共21卷，分装4册，6万余字。卷首设凡例、舆图、疆域，其时，因战乱刚平息，此志书记叙简略，体例、史料粗疏芜杂。上海古书店有藏本。1985年，炎陵县档案馆从沪购回缩微胶卷，抄写复印存藏。

康熙二十五年，山东贡生黄文年出任鄱县令。来鄱次年，黄文年主持续修《鄱县志》。虽然鄱县旧志“简编残缺，稽考维艰”，但黄文年不为困难所惧且充满信心，刻意搜求，重加修辑，并捐资于二十七年刻版印刷成书。

康熙四十九年，山西人张焱出任

鄱县知县。张焱“穷黄烟、烟竹之保，登翠壁、云秋之山。”往返经月，走遍鄱县山川村落，访遍风土人情。五十三年，张焱“以所因所萃及身所至、目睹者著之于书。”志书已脱稿但未付梓。

清乾隆年间两修《鄱县志》

清乾隆年间，先后于二十六年(1761)、三十年(1765)由鄱县知县陈膺笏、林愈蕃主持编修《鄱县志》，二志均传世至今。

乾隆二十五年(1760)，山西人陈膺笏出任鄱县知县。是时，朝廷关心民众疾苦，减免赋税，对弱势群体予以救济。国家治理有方，民风淳朴，物产丰富，文化繁荣，太平祥和景象见于各地，兴隆昌盛局面千年少有。盛世好修志，期间朝廷《一统志》已成书，省垣也正忙于编修《省志》。

陈膺笏在任任职次年，适逢修纂地方志。陈膺笏“检阅鄱邑旧志，剥蚀残阙，不堪卒读”，遂集邑士谭衡拱、罗煜先、刘武才，“令各举所知，兼采省志，补其阙略，汇而成册，用作粉本。”也就是说，陈膺笏主修的《鄱县志》没有付梓，只是留下了今人所谓的资料长编。此志卷首为序、跋、凡例、纂修姓氏、目录及舆图5幅，正卷分16门108目，炎帝陵单独成卷。地理志记山岭岗寨、河道涧泉110余处；风俗志附载瑶民习俗；食货志收录各种动植物280多种，其中有猫竹、烟竹、蜡鸟、雉鸡及虎、豹、豺、鹿、狸、猴、獾、熊……现藏北京、浙江、湖南图书馆。

乾隆二十八年(1763)，四川中江人、进士林愈蕃赴任鄱县知县。刚到鄱县任职，林愈蕃便冒雨视察边境，见一些山民“蓬头菜色，衣不蔽体”“种包粟度日，田荒赋存，实所堪嗟”，感叹之余，许以垫文祝赋，故在民间口碑良好。

“鄱自宋宁宗嘉定间，折茶陵三乡而邑之，烈山氏陵寝在焉。国家有大典礼，天子必遣官祭告。”故邑虽偏而名昭，壤虽瘠而地重，非他壤九邑比。”林愈蕃认为，鄱县乃炎帝神农氏的安寝圣地，虽然县小地偏，但每逢国家大事，皇帝都要派官员祭告，地域的重要性非其他小县可比。

来鄱后，林愈蕃“览云秋之盛，瞻万阳之高，山奇川迤，奥如如”，虽不土著，而淳朴道风犹有存者。私心自喜，谓此故足为政也。”鄱县风景秀美，民风淳朴，林愈蕃对主政鄱县充满信心。

至乾隆三十年，鄱县政通人和，处处有变化，遍地有新景，林愈蕃萌发了利用公务空闲修纂县志的念头，恰在此时，上级官府征集县志。林即“进邑士议之，咸鼓舞从事。”然而，翻阅旧志，过半文字模糊不可辨识，并且，自康熙九年李朝事主修《鄱县志》，距今已九十余载。因此，编纂《鄱县志》比其他地方更加紧迫。

林志为多卷平列式，共23卷，另有卷首、拾遗，分装6册，计26万字。篇目设置较康熙九年版合理，内容亦丰。以烈山书院藏版传世，湖南日报、湖南图书馆均有藏本。炎陵县档案馆有湖南日报社藏本复印本、湖南省图书馆藏本手抄本各一套。

清嘉庆二十二年《鄱县志》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广东东莞人麦连代理鄱县知县。因粤籍客家移民剧增，麦连倡建梅园书院(今炎

清康熙九年《鄱县志》载“炎帝陵示意图”



清乾隆三十年版《鄱县志》主修林愈蕃志序留印

陵县第一中学前身)，专门招收客家方言区学生，县内本地、客家两大方言区遂有“涑(涑泉书院)部”“梅部”之称。这是后世《鄱县志》对麦连任职鄱县期间为数不多的记载。

麦连刚到任鄱县，“大府檄修《湖南通志》，令将县志一并续修。”麦连遂与鄱县教谕肖仲信、训导刘日旦、召集地方绅士，再三商榷续修《鄱县志》相关事宜。麦亲自出面筹集经费并四处采访，期望县志按时完成。然而，待至次年志未成，麦连又被催促赴临武补任知县。

二十二年(1817)，麦连的同年好友、有着“文章经济著湘湘”之称的叶起鹏接任鄱县知县和县志主修，故“踵而成之”。志成，叶起鹏将志稿呈至临武要麦连作序。麦连作《鄱县志序》传今，而嘉庆二十二年修《鄱县志》散佚无存。

清同治十二年《鄱县志》

同治十二年版《鄱县志》，始修于同治七年(1868)鄱县知县郭树馨(山西宁乡人)。十一年，四川梁山人唐荣帮任鄱县知县，接修搁置多年的《鄱县志》并任主修，教谕杨岳方、训导谭培滋任主纂，集120余人完成县志编纂。翌年《鄱县志》付梓成书。

唐荣帮认为，地方有志如同国家有史，主政一方“必先洞悉其山川之险易，疆域之广狭，民俗之美恶，物产之盈虚，与夫历来人事之得失，古今时势之同异”，而这些只能依靠一地一城志书的记述。同时，距上次修志已有五十多年时间。期间，如果对社会风尚、从政得失，以及忠诚义立、立功捐躯者的事迹任其湮灭，百年之后将无以考究。因此，编修地方志记录宣扬美德善行，乃守土之责。

唐荣帮任鄱县知县后，常与鄱邑人士相接，以知民生疾苦。适逢邑有修志之举，唐自任主修，并聘杨岳方、谭培滋担任主纂，冯昌午、朱国勋为副纂，周作翰、朱瑞等14人为纂修，共襄厥成。是志承袭旧本，“又取近世数十年忠臣义士，贞媛节妇，凡人与事之卓卓可传者，皆特笔而表彰之。”

唐修《鄱县志》纪事止于同治十一年，为多卷平列式，以文昌宫藏版传世。全志20卷30万字，分装8册，篇目基本承袭乾隆三十年志，纂662年史，涉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之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教育、文化、宗教、民族、风俗诸方面，详释税赋、科举、秩官、营建、户口、典礼等制度及其沿革。载人物(含人名)千余，录山水名胜、水利桥梁、庙宇凉亭(含地名)千余，留存了大量历史文化信息。

1961年，中共鄱县河渡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张敬海从当地废品收购门市部收得一套唐修《鄱县志》原本，现藏炎陵县档案馆。另有台湾影印本传大陆，1984年湖南日报社复印本传县内。2010年，为庆祝建党80周年，中共炎陵县委副书记、炎帝研究会会长周新发对此志通篇予以标点、注释，2011年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新版志采用简体字，划分段落并横排刊印，使之通俗明了，方便今人研读。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株洲风物

阳升观记

曾志田

晨光初破，车队进入攸县凉江境内，山势渐渐隆起。青雾如屏，雾霭自竹林间缓缓游弋，忽而凝作白练，忽而散作浮烟。车行蜿蜒，竹涛翻涌，绿浪中忽见一檐角挑破云霄，似仙人垂钓的钩，勾住人间一缕尘心——阳升观到了。

此地古称麒麟山，南梁时更名司空山，因张岳玉真人在此羽化。千年道观，悬于山腰，背倚三峰，前临南水。石阶苔痕斑驳，如一卷摊开的经典。山门两侧古柏虬曲，枝干上系满红色绸带，风过时，绸带轻轻飘扬，似无数山民的美好祈愿在天空浮沉。

张司空的故事，在山民们的唇齿间流转了千年。南齐朝廷昏聩，他携八十余口遁入司空山，济世救民，采药炼丹，筑坛诵经。传说梁天监二年中秋，山间忽起五色云，笙箫自天际飘落，张氏一门衣袂翩跹，乘云登霄。后人立观以祀，唐玄宗夜梦神人，敕建“朱阳”；宋徽宗痴迷道法，御笔改为“阳升”，赐经封仙。

民间百姓常供奉三尊司空像：一为紫袍玉带，南齐旧臣的威仪；一为麻衣草履，隐士悬壶的淡泊；一为鹤笔云冠，太素真人的超然。三像并存，恰似凡人升仙的三重境界。香案前有百盏铜灯，据传是清代茶陵盲人所献。当时他目暮心枯，祷告后观中泉水拭目，竟复见天光。铜灯铸成，火光摇曳恍如星河倒泻，映得神像眉目含悲，似乎慨叹众生悲苦。

阳升观的妙处，在于“藏”。藏于司空山三十六峰之间，藏于十八溪涧之畔。春时杜鹃泣血，夏至竹影筛金，秋分云海吞峦，冬深古观负雪。道士晨起练功，吐纳间山岚入腹；暮时击磬，余音荡开暮色，惊醒归巢白鹭。

后山藏有一口丹井，井水尤其清冽，传说为张司空炼丹所用。山民将井水用竹筒引入前殿，掬水饮之，清凉透骨，却隐隐回甘。井畔石壁斑驳，刻满历代游仙诗。陆塘曾在此结庐，李韶于此悟道，诗向早被苔藓噬尽，只剩“明月”“松风”几字残影，与竹林山涧共鸣。

三清殿前的石阶暗藏玄机：前而三十一级平台阶，喻明清时修县三十一都平；中间七级台阶，指七县百姓朝拜；后边三级台阶，应湘赣粤三省香客。殿内楹联斑驳：“唐宁敕建以来名山不朽，道光重修而后福地长留”，字迹苍劲如龙蛇走笔。

晨光漫过石梯的苔痕的时候，卖艾糍的老婆早已在古樟下摆开青竹匾。新采摘的青艾草混着糯米香，与香炉里的降香木缠绕成独特的青色山岚。她布满沟壑的手掌上翻飞，将张司空采药济世的故事揉进碧玉色的团子。三叠泉的氤氲水汽漫过石臼，打湿了游人相机镜头里定格的飞檐——那些追逐流云的翘角，多像历代道人遗落在尘世的道骨。

道观檐角挑起的不仅是千年月光，更是老百姓对精神原乡的执着守望。每年八月，阳升观庙会如约而至。三省香客跋山涉水而来。湘赣边界的米酒、粤地的檀香、鄂东的糍粑，在戏台下堆成了供山。青衣甩着水袖唱《白日飞升》，鼓点如丹炉爆裂，老嫗抹泪时，袖口抖落的瓜子壳似乎都沾着仙气。武当道士脚踏罡步，太极推手搅动山雾，村妇们学八段锦的笨拙里，隐藏着秦汉方士炼丹的身影。

最妙是于夜法会。龙虎山经竹班吟诵《太洞真经》，声如雷鸣九天，山风应和，竹涛阵阵。虔诚的信众们双手捧着莲花灯，沿山道蜿蜒成灯火星河。忽有流萤自深谷飞来，栖于灯盏，光中有光，影外有影，分不清是萤火点灯，还是灯映流萤。此情此景，恰恰分了宋徽宗御赐的观名——“阳升”，阴阳交泰，万物生发。

下山时，遇一村民卖攸县烧汤粉。米粉细若银丝，以山泉煎煮，佐料是山菇、豆腐、青葱，还有紫苏叶。她不忘介绍：“这粉原来是张真人留下的斋食，元末战乱，观内道士以米浆糊接济老百姓……”山脚的竹器厂内竹篾如山，机器轰鸣加工成新的翠竹。削竹声清脆如裂帛，山民们将竹青加工成桌凳、竹帘、竹斗笠、花篮等多种竹工艺品。年轻的村支书兴奋地谈起乡村振兴的蓝图：十万亩竹海是取不尽的资源，山民加工竹器业的早走向致富路；还有油罗潭米酒已贴上欧盟认证的标签，而“司空仙茗”的茶香正乘着班列飘向异邦……

一只白鹤掠过竹海，翅尖抖落的露珠恰好坠入了宋代石碑的裂痕。这方土地的神奇之处，或许正在于它永远在仙气与烟火人间保持微妙的平衡：道观的晨钟送走最后一颗星子时，晒谷场已铺满黝黑的油菜籽；道士打坐修习之余，也到田间收割金黄的稻谷；诵经声与竹器厂的机器轰鸣在山谷和谐共振，将《醒世真经》的奥义演绎成乡村振兴的密码。司空真人若驾云重游此地，大概会莞尔——他当年种下的那颗道法自然的种子，正在二十一世纪的春风里，长成接天连叶的莲蓬。

暮色四合，回首望阳升观，已隐入大山的苍茫。山径上扫叶声复起，沙沙，沙沙，如仙人低语。忽记起观中残碑刻着一句：大道无形，唯此心能容天地；红尘万丈，偏此处可觅蓬莱。

掩映在群山之间的阳升观

